

沧月◎著

THE FAREWELL OF SNOW

七夜雪



跋涉千里来向你道别，在最初和最后的雪夜……

北京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The farewell
of snow

夜雪



沧月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夜雪/沧月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302-0868-3

I. 七… II. 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24038号

七夜雪

QI YE XUE

沧月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网 址 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90×1240 32开本 11印张 185千字

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 000

ISBN 7-5302-0868-3/1·833

定价:25.00元

质量投诉电话:010-58572393

跋涉千里
来向你道别
·
在最初和最后的
雪夜



序章

雪是不知何时开始下的。

如此之大，仿佛一群蝶无声无息地从冷灰色的云层间降落，穿过茫茫的冷杉林，铺天盖地而来。只是一转眼，荒凉的原野已经是苍白一片。

等到喘息平时，大雪已然落满了剑锋。

红色的雪，落在纯黑色的剑上。血的腥味让两日一夜未进食的胃痉挛起来，说起来，对于他这个向来有手不沾血习惯的人来说，这次杀的人实在是……有点太多了。

霍展白剧烈地喘息着，身体却不敢移动丝毫，手臂僵直，保持着一剑刺出后的姿势。

那是一个极其惨烈的相持：他手里的剑贯穿了对手的胸口，将对方钉在了背后深黑的冷杉树上。然而同时，那个戴着白玉面具的杀手的剑也刺入了他的身体里，穿过右肋直抵肺部——在这样绝杀一击后，两人都到达了体力的极限，各自喘息。

只要任何一方稍微动一下，立即便是同归于尽的结局。

荒原上，一时间寂静如死。

“咔嚓！”在倒入雪地的刹那，他脸上覆盖的面具裂开了。

霍展白骤然一惊，退开一步，下意识地重新握紧了剑柄，仔细审视。这个人生气的确已经消散，雪落到他的脸上，也都不会融化。

“唉，那么年轻，就出来和人搏命……”他叹息了一声，剑尖如灵蛇一般探出，已然连续划开了对方身上的内外衣衫，剑锋从上到下地掠过，灵活地翻查着他随身携带的一切。

然而，风从破碎衣衫的缝隙里穿出，发出空空荡荡的呼啸，继续远去。

什么都没有。

霍展白一怔，顿时感觉全身上下的伤口一起剧痛起来，几乎站不住身体。

怎么会这样？这是十二银翼里的最后一个了，祁连山中那一场四方大战后，宝物最终被这一行人带走，他也是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来的，想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——这个人应该是这一行人里的首领，如果那东西不在他身上，又会在哪里？

霍展白忍不住蹙起了眉，单膝跪在雪地上，不死心地俯身再一次翻查。

不拿到这最后一味药材，所需的丹丸是肯定配不成了，而沫儿的身体却眼看一日比一日更弱。自己八年来奔走四方，好不容易才配齐了别的药材，怎可最终功亏一篑？

他埋头翻找。离对方是那么近，以至于一抬头就看到了那一双眼睛——死者的眼犹未完全闭上，带着某种冷锐空茫又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直直望向天空，那露出一缝的眼白中泛出一种诡异的淡蓝。

那种淡淡的蓝色，如果不是比照着周围的白雪，根本看不出来。

只是看得一眼，霍展白心就猛然一跳，感觉有一种力量无形中





The farewell
of snow

夜雪

跋涉千里
来向你道别
·
在最初和最后的
雪夜

腾起，由内而外地约束着他的身体。那种突如其来的恍惚感，让他几乎握不住剑。

不对！完全不对！

本能地，霍展白想起身掠退，想拔剑，想封挡周身门户——然而，他竟然什么都做不了。身体在一瞬间仿佛被点中了穴道，不要说有所动作，就是眼睛也不能转动半分。

怎么回事？这种感觉……究竟是怎么回事！

他的身体和视线一起，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牢牢地“钉”在那里，无法挪开。

然后，他就看到那双已经“死亡”的淡蓝色眼睛动了起来。

那双眼睛只是微微一转，便睁开了，正好和他四目相对。那样的清浅纯澈却又深不见底，只是一眼，却让他有刀枪过体的寒意，全身悚然。

不好！他在内心叫了一声，却无法移开视线，只能保持着屈身的姿势跪在雪中。

比起那种诡异的眼白，那人瞳孔的颜色是正常的。黑，只是极浓，浓得如化不开的墨和斩不开的夜。然而这样的瞳映在眼白上，却交织出了无数种说不出的妖异色彩。在那双琉璃异彩的眼睛睁开的刹那，他全身就仿佛中了咒一样无法动弹。

那一瞬间，霍展白想起了听过的江湖上种种秘术的传说，心里蓦然一冷——

瞳术？这……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瞳术？！

雪一片片落下来，在他额头融化，仿佛冷汗涔涔而下。那个倒在雪中的银翼杀手睁开了眼睛，嘴角浮出了一丝笑意，眼神极其妖异。虽然苏醒，可脸上的积雪却依然一片不化，连吐出的气息都是

冰冷的，仿佛一个回魂的冥灵。

“这是摄魂。”那个杀手回手按住伤口，靠着冷杉挣扎坐起，“鼎剑阁的七公子，你应该听说过吧？”

霍展白蓦然一惊：虽然他此行隐姓埋名，对方却早已认出了自己的身份。

杀手浅笑，眼神却冰冷：“只差一点，可就真的死在你的墨魂剑下了。”

霍展白无法回答，因为连声音都被定住。

摄魂……那样的瞳术，真的还传于世间?!不是说……自从百年前山中老人霍恩死于拜月教风涯大祭司之手后，瞳术就早已失传？没想到如今竟还有人拥有这样的能力！

“没想到，你也是为了那颗万年龙血赤寒珠而来……我还以为七公子连鼎剑阁主都不想当，必是超然物外之人。”杀手吃力地站了起来，望着被定在雪地上的霍展白，忽地冷笑，“只可惜，对此我也是志在必得。”

他转身，伸掌，轻击身后的冷杉。

“咔嚓”一声，苍老的树皮裂开，一颗血红色的珠子应声掉落手心。

霍展白低低“啊”了一声，却依旧无法动弹。

就是这个！万年龙血赤寒珠——刚才的激斗中，他是什么时候把珠子藏入身后的树上的？秋水她、她……就等着这个去救沫儿的命！不能死在这里……绝不能死在这里。

然而无论他如何挣扎，身体还是被催眠一般无法动弹，有股强大的念力压制住了他。在那样阴冷黑暗的眼光之下，连神志都被逐步吞噬，霍展白的眼神渐渐涣散开来。



The farewell
of snow

夜雪

跋涉千里
来向你道别
·
在最初和最后的
雪夜

怎么……怎么会有这样的妖术？

这个杀手，还那么年轻，怎么会有魔教长老才有的压迫力？

银衣杀手低头咳嗽，声音轻而冷。虽然占了上风，但属下伤亡殆尽，他自己的体力也已经到了极限。这一路上，先是从祁连山四方群雄手里夺来了龙血珠，在西去途中不断遇到狙击和追杀。此刻在冷杉林中，又遇到了这样一位中原首屈一指的剑客！

他急促地呼吸，脑部开始一阵一阵地作痛。瞳术是需要损耗大量灵力的，再这样下去，只怕头疼病又会发作。他不再多言，在风雪中缓缓举起了手——

随着他的举手，地上的霍展白也机械地举起了同一只手，仿佛被引线拉动的木偶。

“记住了：我的名字，叫做‘瞳’。”

面具后的眼睛是冰冷的，泛着冰一样的淡蓝色泽。

霍展白全身微微一震：瞳？魔教大光明宫排位第一的神秘杀手？

——魔教的人，这一次居然也来祁连山争夺这颗龙血珠了！

位于西昆仑的大光明宫是中原武林的宿敌，座下有五明子三圣女和修罗场三界之分。而修罗场中杀手如云，数百年前鼎剑阁的创始人公子舒夜便是出自其门下，修罗场百年来精英辈出，一直让中原武林为之惊叹，也视其为极大的威胁。

而眼前的瞳，便是目下修罗场杀手里号称百年一遇的顶尖人物。

——那一瞬间，霍展白才知道自己一时的大意犯了个多么大的错误！

瞳的手缓缓转动，靠近颈部，琉璃般的眼中焕发出冰冷的光辉。

霍展白的眼神表露出他是在多么激烈地抗拒，然而被瞳术制住的

身体却依然违背意愿地移动。手被无形的力量牵制着，模拟着瞳的动作，握着墨魂，一分一分逼近咽喉。

雪鹞，雪鹞！他在内心呼唤着。都出去那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

“再见，七公子。”瞳的手缓缓靠上了自己的咽喉，眼里泛起一丝妖异的笑，忽然间一翻手腕，凌厉地向内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！

不由自主地，墨魂划出凌厉的光，反切向持有者的咽喉。

“嘎——”忽然间，雪里传来一声厉叫，划破冷风。

瞳脱口低呼一声，来不及躲开，手猛然一阵剧痛。殷红的血顺着虎口流下来，迅速凝结成冰珠。

一只白鸟穿过风雪飞来，猝不及防地袭击了他，尖利的喙啄穿了他的手。

然后，如一道白虹一样落到霍展白的肩上。

是……一只鹞鹰？尽管猝不及防地受袭，瞳方寸未乱，剧烈地喘息着捂住伤口，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对方的眼睛。只要他不解除咒术，霍展白就依然不能逃脱。

但，即使他从未放松过对霍展白的精神压制，雪地上那个僵硬的人形却忽然动了一下！

仿佛体内的力量觉醒了，开始和外来的力量争夺着这个身体的控制权。霍展白咬着牙，手一分分地移动，将切向喉头的墨魂剑挪开。

这一次轮到瞳的目光转为惊骇。

怎么可能！已经被摄魂术正面击中，这个被控制的人居然还能抗拒！

来不及多想，知道不能给对方喘息，杀手瞳立刻化身前扑，手里的短剑刺向对方心口。然而只听得“叮”的一声，他的虎口再度





The farewell
of snow

夜 雪

跋涉千里
来向你道别
·
在最初和最后的
雪夜

被震出了血。

墨魂剑及时地隔挡在前方，拦住了瞳的袭击。

地上的雪被剑气激得纷纷扬起，挡住了两人的视线。那样相击的力道，让瞳已然重伤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，他眼里盛放的妖异光芒瞬间收敛，向后飞出去三丈多远，破碎的胸口里一股血砰然涌出，在雪地里绽放了大朵的红花，身子随即不动。

龙血珠脱手飞出，没入几丈外的雪地。

霍展白踉跄站起，满身雪花，剧烈地喘息着。

雪鹤还站在他肩膀上，尖利的喙穿透了他的肩井穴，扎入了寸许深。也就是方才这只通灵鸟儿的及时一啄，用剧烈的刺痛解开了他身体的麻痹，让他及时隔挡了瞳的最后一击。

终于结束了。

他用剑拄着地，踉跄着走过去，弯腰在雪地里摸索，终于抓住了那颗龙血珠。眼前还是一片模糊，不只是雪花，还有很多细细的光芒在流转，仿佛有什么残像不断涌出，纷乱地遮挡在眼前——这、这是什么？是瞳术的残留作用吗？

他握紧了珠子，还想去确认对手的死亡，然而一阵风过，衰竭的他几乎在风中摔倒。

“嘎！”雪鹤抽出染血的喙，发出尖厉的叫声。

明白了——它是在催促自己立刻离开，前往药师谷。

风雪越来越大，几乎要把拄剑勉强站立的他吹倒。搏杀结束后，满身的伤顿时痛得他天旋地转。再不走的话……一定会死在这一片渺无人烟的荒原冷杉林里吧？

他不再去确认对手的死亡，只是勉力转过身，朝着某一个方向踉跄跋涉前进。

反正，从十五岁进入江湖起，他就很少有将对手赶尽杀绝的习惯。

大片的雪花穿过冷杉林，无声无息地降落，转瞬就积起了一尺多深。那些纯洁无瑕的白色将地上的血迹一分一分掩盖，也将那横七竖八散落在林中的十三具尸体埋葬。

巨大的冷杉树林立着，如同黑灰色的墓碑，指向灰冷的雪空。

白。白。还是白。

自从走出那片冷杉林后，眼前就只余下了一种颜色。

他不知道自己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跋涉了多久，也不知道到了哪里，只是一步一步朝着一个方向走去。头顶不时传来鸟类尖厉的叫声，那是雪鹞在半空中为他引路。

肺在燃烧，每一次呼吸都仿佛灼烤般刺痛，眼前的一切更加模糊起来，一片片旋转的雪花仿佛都成了活物，展开翅膀在空中飞舞，其间浮动着的数不清的幻象。

“哈……嘻嘻，嘻嘻……霍师兄，我在这里呢！”

飘飞的雪里忽然浮出一张美丽的脸，有个声音对他咯咯娇笑：“笨蛋，来捉我啊！捉住了，我就嫁给你呢。”

秋水？是秋水的声音……她、她不是该在临安吗，怎么到了这里？

难道是……难道是沫儿的病又加重了？

他往前踏了一大步，急切地伸出手，想去抓住那个雪中的红衣女子，然而膝盖和肋下的剧痛让他眼前一阵阵地发黑。只是一转眼，那个笑靥就湮没在了纷繁的白雪背后。

奔得太急，枯竭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，在三步后颓然向前倒下。然而他的手心里，却一直紧紧握着那一枚舍命夺来的龙血珠。“嘎——嘎。”雪鹞在风雪中盘旋，望望远处已然露出一角的山



The farewell
of snow

夜雪



跋涉千里
来向你道别
·
在最初和最后的
雪夜

谷，叫了几声，又俯视再度倒下的主人，焦急不已，振翅落到了他背上。

“嚓！”尖利的喙再度啄入了伤痕累累的肩，试图用剧痛令垂死的人清醒。

但是，这一次那个人只是颤了一下，却再也不能起来。

连日的搏杀和奔波，已然让他耗尽了体力。

“嘎嘎！”雪鹅的喙上鲜血淋漓，爪子焦急地抓刨着霍展白的肩，抓出了道道血痕。然而在发现主人真的是再也不能回应时，它踌躇了一番，终于展翅飞去，闪电般地投入了前方层叠玉树的山谷。

冰冷的雪渐渐湮没了他的脸，眼前白茫茫一片，白色里依稀有人在欢笑或歌唱。

“霍展白，我真希望从来没认识过你。”

忽然间，雪中再度浮现了那个女子的脸，却是穿着白色的麻衣，守在火盆前恨恨地盯着他——那种白，是丧服的颜色，而背景的黑，却是灵堂的幔布。她的眼神冰冷得接近陌生，带着深深的绝望和敌意凝视着他，将他钉在原地。

秋水……秋水，那时候我捉住了你，便以为可以一生一世抓住你，可为何……你又要嫁入徐家呢？那么多年了，你到底是否原谅了我？

他想问她，想伸出手去抹去她眼角的泪光，然而在指尖触及脸颊前，她却在雪中悄然退去。她退得那样快，仿佛一只展翅的白蝶，转瞬融化在冰雪里。

他躺在茫茫的荒原上，被大雪湮没，感觉自己的过去和将来也逐渐变得空白一片。

他开始喃喃念一个陌生的名字——那是他唯一可以指望的拯救。

但是，那个既贪财又好色的死女人，怎么还不来？在这个时候放他鸽子，玩笑可开大了啊……他喃喃念着，在雪中失去了知觉。

来不及觉察在远处的雪里，依稀传来了窸窣声。

——那是有什么东西，在雪地里缓慢爬行过来的声音。

“丁零丁零……”

雪还是那样大，然而风里却传来了隐约的银铃声，清脆悦耳。铃声从远处的山谷里飘来，迅疾地几个起落，到了这一片雪原上。

一顶软轿落在了雪地上，四角上的银铃在风雪中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“咦？没人嘛。”当先走出的绿衣使女不过十六七岁，身段袅娜，容颜秀美。

“绿儿，雪鹤是不会带错路的。”轿子里一个慵懒的声音回答，“去找找。”

“是。”四个使女悄无声息地撩开了帘子挂好，退开。轿中的紫衣丽人拥着紫金手炉取暖，发间插着一枚紫玉簪，懒洋洋地开口：“那个家伙，今年一定又是趴在了半路上——总是让我们出来接，实在麻烦啊。哼，下回的诊金应该收他双倍才是。”

“只怕七公子付不起，还不是以身抵债？”绿儿掩嘴一笑，却不敢怠慢，开始在雪地上仔细搜索。

“嘎——”一个白影飞来，尖叫着落到了雪地上，爪子一刨，准确地抓出了一片衣角，用力往外扯，雪扑簌簌地落下，露出了一个僵卧在地的人来。

“咦，在这里！”绿儿道，弯腰扶起那个人，一看雪下之人的情状先吃了一惊：跟随谷主看诊多年，她从未见过一个人身上有这样多、这样深的伤！





The farewell
of snow

夜雪

跋涉千里
来向你道别
在最初和最后的
雪夜

“……”那个人居然还开着一线眼睛，看到来人，微弱地翕动着嘴唇。

“别动他！”然而耳边风声一动，那个懒洋洋的谷主已然掠到了身侧，一把推开使女，眼神冷肃，闪电般地弯腰将手指搭在对方颈部。

那些大大小小的伤口遍布全身，血凝结住了，露出的肌肤已然冻成了青紫色。

这个人……还活着吗？

“还好，脉象未竭。”在风中凝住了半晌，谷主才放下手指。

那个满身都是血和雪的人抬起眼睛，仿佛是在看清了面前的人影是谁，露出一丝笑意，嘴唇翕动：“啊……你、你终于来了？”

他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，将左手放到她手心，立刻放心大胆地昏了过去。

“倒是会偷懒。”她皱了皱眉，喃喃抱怨了一句，伸手掰开伤者紧握的左手，忽地脸色一变——一颗深红色的珠子滚落在她手心，带着某种逼人而来的凛冽气息，竟然在一瞬间将雪原的寒意都压了下去。

这、这是……万年龙血赤寒珠？！

原来是为了这个！真的是疯了……他真的去夺来了万年龙血赤寒珠？！

她怔了半晌，才收起了那颗用命换来的珠子，抬手招呼另外四个使女：“快，帮我把他抬到轿子里去——一定要稳，不然他的脏腑随时会破裂。”

“是！”显然是处理惯了这一类事，四个使女点头，足尖一点，俯身轻轻托住了霍展白的四肢和肩背，平稳地将冻僵的人抬了起来。

“喀喀……抬回谷里，冬之馆。”她用手巾捂住嘴咳嗽着，轻声吩咐道。

“是。”四名使女将伤者轻柔地放回了暖轿，俯身灵活地抬起了轿，足尖一点，便如四只飞燕一样托着轿子迅速返回。

风雪终于渐渐小了，整个荒原白茫茫一片，充满了冰冷得让人窒息的空气。

“喀喀，喀喀。”她握着那颗珠子，看了又看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眼神渐渐变得悲哀——这个家伙，真的是不要命了。

可是，就算是这样……又有什么用呢？

“谷主，你干吗把轿子让给他坐？难道要自己走回去吗？”她尚自发怔，旁边的绿儿却是不忿，嘟囔着踢起了一大片雪，“真是个人惹人厌的家伙啊，手里只拿了一面回天令，却连续来了八年，还老欠诊金……谷主你怎么还送不走这个瘟神？”

“喀喀，好了好了，我没事，起码没有被人戳了十几个窟窿。”她袖着紫金手炉，躲在猢狲裘里笑着咳嗽，“难得出谷来一趟，看看雪景也好。”

“可是，”绿儿担忧地望着她一眼，“谷主的身体禁不起……”

“没事。”她摇摇手，打断了贴身侍女的唠叨，“安步当车回去吧。”

然后，径自转身，在齐膝深的雪里跋涉。

雪花片片落到脸上，天地苍莽，一片雪白。极远处，还看得到烟织一样的漠漠平林。她呼吸着凛冽的空气，不停地咳嗽着，眼神却在天地间游移。多少年了？自从流落到药师谷，她足不出谷已经有多少年了？

多么可笑……被称为“神医”的人，却病弱到无法自由地呼吸空气。

“谷主！”绿儿担忧地在后面呼喊，脱下了自己身上的大氅追了上来，“你披上这个！”